

「守護我城」還是毀掉香港？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參政議政



衝擊暴力損港經濟

反對派常常把自己打扮成香港保護者的角色。常常以「守護我城」的口號來裝飾自己的「熱愛香港擔當」。然而，他們說的與做的是兩幅面孔。這一個多月以來他們挑釁警方執法，追打警員的暴力行為，留給社會大眾的是一個試圖毀滅香港的暴徒形象。他們的行動正在毀掉香港的法治，毀掉香港的經濟，毀掉香港和平安寧的環境。

法治是香港經濟發展賴以成功的根基。但這一個月內圍堵警察總部、暴力衝擊與損毀立法會、九龍上水沙田多地連串嚴重暴力衝擊等令人震驚的事件，顯示這批人已經視法律為無物，香港步入無法無天的邊緣。連續不斷的暴力行為升級，搗亂破壞增加，商戶店舖不能營業，市民沒有購物意欲，投資者人心惶惶。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天堂、美食中心，一旦失去了法治的保障，將不再是安全和有吸引力的地方，必然影響投資信心和消費信心，最終結果只會傷害經濟，傷害市民。

關於香港經濟的壞消息最近接踵而來。香港第一季度經濟增長0.6%，是2009年以來最低的季度增幅。6月香港貨櫃吞吐量149.3萬個標準箱，按年下挫11.3%，連跌17個月，更是今年第二季度錄得雙位數跌幅。另外，中美貿易戰並未熄火，預測香港第二季度出口貨值將下跌2.6%。屋漏偏逢連陰雨，在原本經濟就不向好的情況下，社會動蕩必然會導致雪上加霜。有海外媒體判斷，「示威抗議活動，很可能會對香港

的經濟造成影響。」

零售旅遊最受打擊

零售餐飲與旅遊往往能最先感受經濟狀況變化。早在反修例風波發生前，香港零售業總銷貨值已連跌4個月。雖然7至8月份是旅遊消費旺季，但接下來的情況卻更不會樂觀。香港品牌發展局主席兼餐飲聯營協會會長表示，因為示威活動，部分零售門店需暫時關門休息，生意受到影響，估計6月零售及餐飲業整體生意額下降10%，部分受示威影響地區跌幅甚至超過25%。未來3到6個月本港整體消費將下滑15%。工聯會日前在召開的「重回經濟保就業」的記者會上，以更詳細的數據披露有大約百萬打工仔受影響。比如，現在每天香港減少大約80個旅遊團，意味著每天有80個導遊沒工開，相關零售餐飲都大受影響。

香港金融業也很難倖免。今年度全球最大型IPO新股百威亞太，原計劃上市集資764.46億元，已經完成本月5日至11日的招股工作後，原本定於12日定價。但國際配售部分機構投資者落飛出價審慎，經磋商仍無法定價，終以市況欠佳等多項因素為理由，決定撤回全球發售。百威亞太是本港歷來最大宗新股擱置個案，其擱置上市，對香港下半年IPO集資必然造成陰影。

金融業亦難倖免

有外媒表示，香港示威活動的多變性和不可預測性，是一個會讓情況更糟糕的因素。縱然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根基雄厚，暴力和動蕩也會蠶食香港的發展根基。據稱，香港及新加坡的私人銀行家們最近收到大量香港投資者詢問，擔心香港政治危機的長期影響。日前有媒體報道，香港政治風險升溫，富人撤離加

溫，令各方關注。文章說，一家主要的亞洲財富管理公司透露，最近幾周大量新資金從香港轉移到了新加坡。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少加也透露，很多國家投資者開始談論他們的顧慮，他們的焦慮。雖然，政府部門說資金並無明顯流失，但香港是一個資金高度自由流動的地方，如果香港暴力動蕩一天不停歇，經濟金融的風險就必然會一天天加大。一旦傷及經濟的基本面，後果將不堪設想，「毀掉我城」的噩夢可能成真。

經濟會不會進一步轉差，取決於多種因素，但社會安定和營商者信心必不可少。那些呼喊「守護我城」的人，需要考慮初心。他們的行為是「守護我城」還是毀掉香港？在修例議題已經不存在的當下，再聚焦該議題已經沒有任何合理性。動蕩和暴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會擾亂社會安定，不斷蠶食香港經濟根基。在這一個月修例風波中，一些民眾流露出對政府不能有效解決住房、就業等基本民生問題的巨大怨氣，這些現實問題也需要通過發展經濟，改善施政來解決，而前提是社會安定。香港所有人在一艘船上，一旦這艘經濟之船翻覆，掉落大海的是全體市民。

2017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視察香港並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致辭表示，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今天香港已經經不起折腾，經不起內耗了。期待所有熱愛香港的人，願意對香港有承擔的人，堅定地譴責暴力與動亂。香港是我家，守護香港最正確的姿勢是維護它的法治、和平，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大膽施政，實現經濟發展，市民安居的根本目標。

暴力政治入侵屋苑管理

每位小業主購買新居後除了渴望安居樂業亦希望自己屋苑的事務自己可以當家作主。由於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香港大部分業主立案法團（以下簡稱法團）會聘請專業物業管理公司負責屋苑的管理工作。由於香港近年政治選舉日漸激烈，各大政黨為了爭奪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席便使出渾身解數，各出奇謀，甚至不擇手段，各大屋苑難免便成為政治角力的戰場。今天我想盡辦法利用屋苑事務攻擊現任區議員錯誤領導法團，明天自己當選後便盡力討好法團讓我能多參與屋苑事務親近居民，於是便出現世界獨有的「屋苑政治」。

近年多個屋苑均出現關注組等團體，據網上粗略統計全香港已經有超過160個屋苑成立了關注組（主要是居屋和部分中產戶數較多的私人屋苑），這些屋苑的居住人口佔了全港約四分之一。這些關注組背景複雜，關注組骨幹成員大多數是非建制派、激進民主派、港獨本土派別等逢中必反人士，他們當中有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支援，部分人士也懷疑是黑社會分子。他們非常熟悉法例也有不明來源資金支持招募年輕人當社區幹事。透過介入屋苑管理等多項地區事務，他們先爭取居民街坊支持，後奪取法團管理權，繼而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中脫穎而出。關注組特別喜歡插手干預以下屋苑管理事務：

1. 屋苑大維修，例如：更換外牆、水喉、電梯、大堂裝修；
2. 成立法團/新一屆法團改選；
3. 物業管理/保安/清潔/園藝公司到期續約；
4. 管理費預算案（特別是計劃加管理費）；
5. 嚴重突發事件：火災、水浸、停水停電、設施故障等。

以上情況均屬於「惹火尤物」，全部跟人事和金錢有關，說白一些背後均含有實際利益。

關注組口號大部分是「自己屋苑自己救」、「聯實自己荷包」、「反圍標」、「反用權力」、「漠視民意」等。這些關注組雖然不是來自同一班人，但他們非常有組織而且有很多相同的手法：

1. 有現任委員或前屆委員作媒，向關注組透露屋苑詳細情況；
2. 關注組主持人會安排一群年輕人租住屋苑並自稱自己是某某單位業主子女，更不停挑撥住在屋苑內的其他年輕人，引導他們對自己屋苑百般不滿，令他們敵視法團及管理處；
3. 開設Whats App及Facebook群組，主力招攬當鄰居，並在群組內抹黑法團委員或挑剔個別管理問題；
4. 在業主大會幾個月前在屋苑派發傳單及入信箱，以「天價」、「龐大超支」等字眼令小業主感到恐慌；
5. 業主大會前約1至2星期呼籲居民集合，召集籌組義工團隊，登記居民資料；
6. 有立法會議員和律師等到屋苑召開防貪及圍標講座，也解釋《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的重點內容；
7. 暗喻法團不可信，呼籲否決法團任何議案；
8. 距離大會因只得1至2天，沒有足夠時間詳細考證指控真偽，大部分居民對法團起了懷疑之心；
9. 業主大會當天突然有大班年輕人(自稱業主子女)包圍主席台，喧嘩、叫罵、叫口號，向主席台拋擲雜物、製造場面混亂；
10. 業主大會維修議案被否決，法團欲邀請關注組一起協商但被拒；
11. 把屋苑內的文件如會議記錄、財務報告、預算案上載Facebook；
12. 收集5%業權份數召開特別業主大會推翻現屆法團重選新委員，突然出現一些新面孔報名參選；
13. 關注組主持人會競選法團主席、副主席、秘書、司庫等最要職務；
14. 重選時，關注組大量發放渲染法團單張，強行放入居民信箱、洗樓等；
15. 成功換屆後關注組會接着要求更換管理公司、保安公司、清潔公司等，但公開投標中大多數公司被否決，只留下他們認為可以接受的兩至三家公司。

關注組這些人滿口都是民主、自由、公義、文明，但卻用最粗鄙語言、甚至暴力衝擊等言行，看看現時非建制派在「反修例」戰術跟這些關注組套路其實非常相似，阿連斯基(Saul Alinsky)在他的《激進者的法則》一書中提出兩個重點：一是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沒有原則、沒有底線、手段就是破壞，某種策略是否合乎道德，完全取決於它能否有助於打倒對方；二是不違法的手段激怒對方使他們失去冷靜而犯上錯誤，只要用盡一切方法製造話題——哪怕都是無聊與胡搞的——去嘲諷、奚落甚至侮辱對方。這些嘲諷是否公平完全不是問題，愈是不公平愈容易激怒對方，使對方犯錯。

要應對這些政棍其實有很多方法，但首先法團主席、委員和物業管理公司必須團結，需要聘請專業人士如律師、工程師、會計師等組成顧問團，也要聯合警民關係組彼此配合，他們去低、我們去高(they go low, we go high)，他們越卑鄙無恥我們便越要沉着氣，千萬不要跟他們打泥塵牌角——爛鬥爛！隨著時間過去他們的謊言不會持續很久，要相信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被蒙騙的居民很快便會清醒過來，知道誰是人誰是鬼。

靠什麼遏止暴力破壞？

方想

熱門話題

香港反修例風波未見平息，示威遊行沒完沒了，更伴隨一系列違法暴力活動，這對經濟民生的打擊已逐漸浮現。渣打銀行將香港2019年經濟增長預測由原本的2.2%下調至1.4%；本港零售管理協會表示，會員公司在6月至7月初的營業額平均錄得單位至雙位數跌幅；工聯會調查顯示，建造、旅遊、零售、飲食等四大行業約100萬人的生計受到影響，情況令人擔憂。暴力只會帶來破壞，最終全港市民都將淪為受害者，故遏止暴力行徑是當務之急。

展開對話遇阻礙

有建議港府要與各方積極展開對話，共同尋求化解衝突之道，盡快平息風波，這個建議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值得採納。政府方面已一再釋出誠意，回應了坊間要求，最大程度打開對話之門，冀修補撕裂重新出發，惟溝通對話需要各方互示誠意，才能有機會尋求共識，但目前至少面臨兩大障礙，其一，反對派提出的所謂「五大訴求」，不合情理、罔顧法治底線，也沒有從實際出發，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純屬強人所難，根本是政府無法接受的，令人懷疑是否具有誠意放下紛爭，讓香港回復安寧；其二，反修例暴力衝

突以所謂「自發」、「無大台」面貌出現，表面上是沒有政團組織或人士出面指揮和統籌，意味着反對陣營具代表性的「話事人」尚未主動現身，現時誰都不能代表誰，連溝通對象都沒有，究竟要政府怎麼談？就算政府和某一團體進行對話，談出的結果有認受性嗎？徒浪費時間而已。

遏止暴力行徑，需要廣大市民挺身而出，共同反對和譴責暴力，以強大民意和輿論壓力，扼阻暴力，並堅決支持警察的正常執法工作，好讓社會能在警察執法下盡快恢復秩序，還香港一個穩定安寧。當前，社會有種危險現象，一些人打着「政治要求」旗號行違法暴力之舉，一再鼓吹「暴力無罪」，宣揚暴力合理化，讓激進人士誤以為犯法可以不必付出代價，將一切違法暴力行為都視為理所當然；隨之而來的是將矛頭指向警方，詆毀警察正常執法，煽動仇警情緒。

有部分人士將警員視作敵人，不斷渲染誇大警方對付暴力示威者，動輒衝擊、羞辱警員已成家常便飯，目的就要打垮警隊，令警員不敢執法，這些正是導致暴力事件頻發的禍根。只要市民無視美化暴力的種種歪理，展現「堅持向暴力說不」的態度，與激進破壞者劃清界線，給予警隊最大的精神支援，就有助於阻

止暴力，停止傷害。

依法嚴懲維護法治

更關鍵的，是要靠法治。香港是法治社會，違法者就應受到法律制裁，且判刑應具有阻嚇力，以防止同類罪行一再發生，彰顯法治尊嚴。

然而近年多宗涉及示威者違法暴力的案件，法庭的判決頗給人一種「輕罰輕判」的感覺，與市民在電視畫面所見的暴力場景情況極不相符，社會看到法庭對類似暴力案件輕判的比例大，因而產生示威者可以獲較輕量刑的錯覺，客觀上影響法律的阻嚇作用，令其他年輕人以為犯法成本很低而有樣學樣，促成暴力違法行為加劇和氾濫。

好在，法官已經多次強調，「暴力就是暴力」，不會因為行使暴力者的動機或目的而改變；終審法院亦指出，當有任何暴力發生，示威者即失去法律保護，「公民抗命」並不能作為有效的抗辯理由，標記法庭會更嚴厲對待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案。相信法庭公正的判決，能懲罰暴力罪行，阻嚇其他人不要以身試法，讓社會得到安寧。

香港不能容忍激進暴力分子破壞之亂，暴徒的違法氣焰必須得到遏止。

社會不穩覆巢之下無完卵

學研社成員 吳桐山

學研集

反修例風波引起的連串暴力事件對香港的影響逐漸浮現，旅遊、零售行業開始景氣下跌。雖然暫時可能是短期，但如果社會不穩定持續下去，給旅客、商家留下動蕩不安的持久印象，其影響隨時是長期的和難以逆轉的。到現在為止，股市、樓市似乎仍然堅實，樓市更因為「明日大嶼」阻力大增而令到長期供應變小，令很多人唱好樓價。但這種樂觀看法可能沒有考慮到香港的經濟基礎。

港產業流動性大

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也是全球服務業主導程度最高的經濟體，服務業佔GDP 90%以上。自由，意味著進來容易，出去也容易。我們的服務業，例如金融、法律、會展一類，是低資產高增值，來去自如。

在三大產業中，第一產業是最難移動的，土地、礦產都是依賴土地，能移去哪裏？第二產業可移動，但成本較高。最典型就是內地現在一些工廠搬遷去越南等地，但搬遷一條生產線，隨時花費千萬，還要考慮產業上下游的配套。但第三產業的遷移成本可以很低，例如一個地方的旅客，過去組織來香港旅遊，現在香港動蕩不安，改去馬尼拉旅遊，也就重新組織一下線路就可以了，付出的成本很有限。

經濟基礎易受衝擊

有做導遊的人士說，六七月份的收入一下子由以前的三萬跌到一萬幾，瞬間可以腰斬；港股成交金額，可以由千億左右跌到600億；一個大型展覽如果被暴徒衝擊，失去安全感的買家和賣家下次換一個地方碰頭，是隨時可以的事情。這些都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發

生。所以，香港外向型、小型、服務型經濟的特色，決定了這個經濟基礎是極容易受衝擊的。很多人說樓市長期供不應求，單單本地剛需都可以撐起個價。但香港除了公務員、法官、教師這些公帑養的人以外，各行各業的收入都有可能因為社會不穩而暴跌，如果收入腰斬，本地剛需從何而來？還供得起樓嗎？加上現在買一層樓，隨時是兩代人加按揭樓支付首期，再供一間新樓，一家人收入下跌幾成，隨時兩間都供不起。

一言以蔽之，作為一個外向型的經濟城市，香港社會如失去穩定，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築在浮沙之上，覆巢之下哪裏有完卵呢？反修例風波已經持續一個多月，各方面的信號都顯示，資金已經處於失去耐性的臨界點，奉勸每一位香港人，珍惜眼前，不要後悔莫及。

支持工廈改建公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

港事講場

公屋短缺，市民要排隊上樓可謂遙遙無期，政府及各界都不停提出新思維，尋找新方法建造更多公屋單位。房委會最近就正研究，將持有的6座工業大廈改建公屋，甚至有機會全座拆卸改建，進一步增加單位數目，期望讓更多市民可以上樓。

工廈改建公屋曾有先例，房委會於2013年將柴灣工廠大廈改裝為公屋「華廈邨」，共提供187個公屋

單位。房委會現時有六幢工廈，位於觀塘、深水埗、葵涌、青衣、沙田及屯門，室內樓面面積約20萬平方米，涉及約8000個單位。其中部分工廈更鄰近港鐵站，地理位置優良，若成功改為公屋，住戶日常起居都會方便無比。

隨着本港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工業發展逐漸退居較後位置。房委會的工廈雖有很高的租用率，但估計當中不少為貨倉，政府可考慮善用這些單位，如「華廈邨」般改建為公屋單位，甚至可考慮整體拆卸改

建，用盡建屋地積比，興建更多單位。

政府肯靈活運用現有土地，建造更多公屋單位，自然是一件好事。不過，這些工廈的租用率都較高，一旦決定改建，政府要為現有租戶做好搬遷賠償，亦要給予他們足夠時間準備。其實要長遠解決本港住屋需求問題，不能單靠改建現在土地上的設施，大規模填海才可解決長期需求。希望社會可以在填海問題上回復理性討論，盡快開展明日大嶼填海建屋工程，才是社會之福。